

# 〈新肝情願〉 重生

顏嘉祿

編者按：本文摘自楊慧鈞所主編〈新肝情願〉

一書。文中主角顏嘉祿，男，退伍軍官，桃園縣人，罹患B型肝炎、肝硬化。2001年2月14日，46歲時由其妻李寶珠捐贈部分肝臟進行大愛活體肝臟移植手術，重獲健康。從顏嘉祿的《重生》一文中，我們看到了顏嘉祿的鐵漢柔情，也看到了他們夫妻倆的鶼鶼情深，相信2001年2月14日應該是他們一生最難忘的情人節吧！

我的愛妻是最膽小、最怕痛的人，但爲了救丈夫，竟然毫不考慮、毅然決然做了「捐肝救夫」的重大決定。「上半輩子是父母給的，下半輩子是我給的。」愛妻深情款款笑著對我說：「從今而後，每年的情人節將是我倆共同的生日紀念日。」

一九七五年，我還是個軍校生，從捐血中才得知自己原來是B型肝炎帶原者。當時的我，年輕力壯，毫不在意。軍校畢業後，分發野戰部隊服役。野戰部隊役任務繁重，再加上

喝酒、熬夜，不懂得愛惜身體，長此以往，肝臟的健康終於出現警訊，雖然開始有所警惕，然而，為時已晚！

一九九五年六月，三總驗血報告顯示肝功能指數GOT、GPT偏高，醫師說：「這個情況持續了二、三年，肝臟非常有可能已經開始惡化。」心中雖忐忑不安，仍心存僥倖，猜想可能只是誤判而已，應該不會這麼倒楣吧？進一步住院檢查後，醫師終於證實肝臟已經開始硬化，硬化的程度介於初期至中期階段。「依惡化的狀況研判，快則三到五年，慢則八至十年，生命即將結束。」

多麼殘忍的宣判！轟然巨響，心亂如麻，腦子一片空白，視而不見、一臉茫然的走出診間。「幼小的孩子，年輕的妻子，如果我就這麼走了，他們怎麼辦？」想到這裡，強壓住的情緒再也控制不住，淚水奪眶而出，情緒幾乎崩潰……心想再怎麼也該跟愛妻說一下報告結果，哪知電話才接通，鼻頭一酸，稍稍平復

的情緒又再度失控，整個人語無倫次、泣不成聲。愛妻安慰我：「不要難過，事已至此，難過無益，我們再想辦法吧！」愛妻的冷靜令我折服，但我相信她一定是強忍下來的，面對精神已經崩潰的我，她只能選擇扮演強者，否則剩下的路，我們是走不下去了！於是，二、三年來我們像無頭蒼蠅式的尋偏方、訪名醫。然而，這些都換不回我的健康，病情仍持續的惡化中。

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，週六晚上十一點多，一陣急促的排瀉，「怎麼又拉肚子了？」低頭一看，嚇了一跳，怎麼會是一大灘狀似燒熔的柏油膏狀之物？愛妻知道後，淡淡的說：「先洗澡吧！洗完澡，我們去醫院掛急診。」心想大概只是普通的腸胃出血吧？愛妻的鎮靜讓我安心不少，也直覺應該沒什麼大不了。

洗完澡，換上簡單的衣服，到了醫院做了一些初步檢查就被安排住院。星期一下午一點多，心頭一陣翻攪噁心，嘔吐出一大灘的鮮血。

頓時傻了眼，以為大限已到，趕忙通知家人及服務單位長官。醫師及護理人員一方面忙著幫我止血，一方面告訴我說血便、吐鮮血都是因為食道靜脈血管破裂所致。從板橋趕來的愛妻在一旁安慰著我，給我信心，長官也趕來關懷慰問，殷切之情，溢於言表，令我深深感動。

醫師告訴我病情已經獲得控制，但是爲了提醒醫護人員隨時留意我的狀況，先發出病危通知，請我不要擔心，愛妻點了點頭，始終鎮定。我心想老公都吐血了，妳怎麼有辦法這麼堅強？這麼鎮定？一直到很多年之後，我才知道，當時醫師曾偷偷告訴她：「妳先生病情不輕，隨時都有可能走，家屬要有心理準備。」難爲愛妻爲了怕我擔心，表面堅強，背地裡卻不知偷偷哭了多少次？

從此之後，我每天過著沒有希望，沒有未來的日子。夜深人靜、四下無人之時，總要自問「我還有明天嗎？」每天早晨醒過來，第一個念頭想的就是「這個病怎麼辦？」想到愛妻

將一個人孤獨的面對三個年幼的孩子？想到三個孩子，這麼小就沒了父親？我怎麼能就這麼走了？

醫師告訴愛妻，想維繫生命，只有換肝一途。可是，全國等待換肝的人那麼多，我能有那麼長的時間來慢慢等待換肝嗎？然而，在一次偶然的閱報中，得知高雄長庚醫院有高成功率的活體肝臟移植手術，內心燃起一絲希望，躍躍欲試的衝動也伴隨而來。可是，活體的肝臟該從何而來呢？

孩子們都願捐肝救父，但畢竟他們都還太小，也捨不得讓他們捐肝；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有捐肝救我的意願，只是需等待評估的結果。「搞不好，到頭來祇有我能救你。」愛妻半開玩笑的說，心想怎麼可能？我們血型又不相符。但是，萬萬沒有想到，兄弟姐妹血型全與我不符，只有妻子血型是O型可以捐給我，她竟一語成讖，真是造化弄人。

愛妻爲了想把最好的肝捐給我，每天做運

動、吃代餐，三個月時間硬是甩掉了七公斤的贅肉。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四日，我們如期進行肝臟移植手術。手術前，我們簡單的做了禱告，說了聲「我愛妳」，隨即目送愛妻進入手術房。一個鐘頭後，我也進入手術室，「我們會讓你睡一覺。」護理人員說，很快的，我什麼都不知道了，醒來時，已經是躺在隔離病房裡了。

「我的太太怎樣了？」醒來時，我擔心的問護理人員，「你們手術很順利，太太也很平安！」護理人員親切的說：「你們手術的日期正好是情人節，好多新聞媒體都來採訪報導，你們已經是家喻戶曉的『名人』了喔！」我笑了笑，好一個情人節呀！

弟弟及妹夫攙扶著愛妻，踉蹌的來到我的隔離病房，隔著窗子探望我。「你好嗎？」愛妻有些柔弱，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，才做完捐肝手術，身體這麼虛弱，還這麼堅持要看我一眼？這個時候，我才發現人類的詞彙好貧乏，

我居然找不到任何一句恰當的辭彙來表達此時此刻內心的感受。對於愛妻爲我所做的一切，除了感激，還是感激，上天真的對我太好了，娶妻如此，夫復何求！

手術完的二十六天裡，我對某些藥物產生了極強烈的副作用。一天二十四小時，兩腳膝關節以下，都猶如置身火爐燒烤般的灼痛難熬，完全無法入眠，生不如死，有時真想一死了百了。可是，回過頭來，想到愛妻的犧牲，孩子的年幼，再怎麼說也不能輕言放棄，再大的苦也要咬牙撐。手術六十六天後，我出院了，一切苦難終於結束了，我猶如浴火鳳凰般「重生」了！

現在的我，除了身上多了幾道疤痕之外，從外觀上已全然看不出自己是個曾經在鬼門關打轉兒的人。人生再次填滿了色彩，謝謝愛妻的扶持，孩子的鼓勵，親人的關心，謝謝高雄長庚醫院陳肇隆醫師及移植小組，沒有您們努力的付出，就不會有今天的我！